

182

10

24

第二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上文二十八回一寫出來之人至此回方一一爲之造斷結果蓋作者恐後文順手寫去或致錯亂故一定其規模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

看他寫衆婦人出來看相各各不同月娘上來衆妾皆觀看李嬌兒自己過來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相神仙卽接着相至于金蓮不肯出來必用再三推之方出瓶兒是西門令其相雪娥大姐是月娘令其相夫大姐本非局中正經腳色因不便令敬濟混入則用大姐蓋大姐相而敬濟之結果已過半矣故此處不相陳敬濟

何以不便入敬濟蓋西門之待敬濟半以奴隸待之故不入敬濟所以觀西門市井人待婿之態又有隱散濟使文字有參差之致也

上文既于前回紅鞋之餘波引下金蓮之作惡不厭中劈空描神仙一段下即接蘭湯午戰見金蓮毫無悔過之心而西門適听神仙食花之說即白日宣淫見作惡者雖神仙亦不得化之改也

西門必用了平風鑒兩番描出又與衆人不同

此小說必用畫像如此回凡金瓶內有各人物皆已爲之描神追影讀之固不必再畫而善畫者亦可卽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應其言語動作之態度也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水鑒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詞曰

新涼睡起蘭湯武浴郎偷戲去曾頃怒來便生歡喜奴道無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若箇知生死

右調點絳脣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掛有要做那紅鞋鞋六拿着針線筐兒往翡翠軒裏基兒上坐着描畫扇鞋鞋六使春梅請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畫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一鵝鴛挑挑鞋三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

兒我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鞋六一直走到後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屏兒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鞋五看金蓮進來說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子戶送行去了教他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我纔描了一隻誰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過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搭兒裏好做因問你手裡納的是甚麼鞋鞋六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鞋七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不

到明日使其麼玉樓道我比不得你年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手皮金鐸的雲頭子罷連團拿紗線線好鞋六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明去來李大姐見那里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里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子兒袖着鞋襪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鞋六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鞋七不如高底好着你若嫌不底响腳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鞋七他爹因我那雙鞋鞋七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鞋七玉樓道又說鞋哩鞋七這个也不是舌頭李大姐

在這里听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鞋七他爹打了小鉄棍兒

一頓說把他打的墮在地下死了半日熬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

海罵罵那個淫婦忘八羔子學舌打了他一頓早是沾了若死

了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鉄棍

兒進來大姐姐問他你爹爲什麼打你小厮繼說因在花園裡要

子拾了一隻鞋鞋六問姑夫換個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

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個兒去也說罷一直往前

跑了原來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如夫早是只少嬌兒在傍邊坐着

大姐沒在跟前苦所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

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

王九條兒孤里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

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

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个

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鞋七又這等驚天動地反

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鞋七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

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餽成一塊纏吊了鞋七如今沒的遮

羞拿小厮頂缸不識事每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听了道沒的

扯秘談甚麼是小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弄殺主子向玉

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所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說的

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

教奴才殺了漢子終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

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寬有頭債有

主你揭條我揭條你正是金蓮用計處而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

是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係這等推乾淨說面了話

見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惡人大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

漢子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相欺人挾不到我井裏頭王

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个人我

所見的話見有个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金

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八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

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羅箍兒

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听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羅箍來昭三

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家也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

房子裏看管終身此月娘知道是火鑑影干

不在話下以下時起西門慶一日正在前所坐忽平安兒來報

守備府周爺波却是王意又用年信送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

仙在門首伺候見參西門慶喚來人進見跪上守備帖兒然後道

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

穗絲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

長江皓月貌古似太離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

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鑒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

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時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

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所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

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他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

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言無

不守貞言無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

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為

春梅作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几家陰陽道那

几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

壬神課常施藥救人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聞言益加敬堂

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官待神仙道貧

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神仙亦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

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著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扣

過桌席拂拭乾淨討筆硯來是行人神仙道請先觀貴造來也

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

午時生這神仙暗暗十指算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

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

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求立命

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

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

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旺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宮有癸

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

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

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二字

妙臨死有二子送老一卯不有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

人來尅尅我者爲官爲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太
運見行癸亥戌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定
有熊罷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心見矣西門慶問道我
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
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
主可憂血濃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
道官令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開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
西門慶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
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
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坐自撥了一撥神仙相道夫相
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厚
定爲享福之人體健幼強決是英豪之輩天降高壽一生衣祿無
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几椅兒好處還有几椅不足之處
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
西門慶真个走了几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尅
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
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于少毛苦樂觀
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雖微必主富而多詐書
小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怪散奸門
紅紫一生廣得妻財肅氣發于高曠旬日內必定如官紅色起可
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合花月
喜得貴子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襲地閣官來世之榮枯

承襲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是居王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之机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下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听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立任傍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喜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响神清必益壽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蔥求神仙道乾言子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長坤道定須秀氣這几棒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惟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演堂黑痣若有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水炭

女人端正好客無嫌

緩步輕如出水蓮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過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听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大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兩重身犯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贅贅泣不賤則孤身累若低非貧即天請步几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几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媚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出過求相一相神仙觀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安皆因月亭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官潤秀

看他寫玉樓全無一毫衰敗可

知寓意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在世人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成命兼全財祿有

終主利夫兩有餘

一句半永二司性皆三句命運四句作者忠
難所以云作者忠史公之厄而著雪也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

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

此位娘子髮濃髻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薄身不擇而自顧面

上黑痣必主刑夫啓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淮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盤居大廈少安心

袖裏金蓮西門慶又見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申山觀音道

个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

多了眼光如醉主彘中之約眉黛壓主月下之期難定觀臥歪明

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眉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

上骨荒頻遇吉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几椿好處還有几椿不足處

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

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容儀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未門財祿塵依倚

莫把比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

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

事机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身亡夫四反者唇

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無體聲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紫低唇
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而皮大急難清血而長壽亦天行
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之不過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儘費身

狀貌有拘難類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用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神仙睜眼見見了春梅年
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披甲
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蓮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
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
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朗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
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暗暗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
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主常沾秋唧之災右
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朱行步輕

倉廩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怜

神仙相畢眾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四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
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
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
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

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囑然而去正是

杖杖兩頭挑日月

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邊問月娘眾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只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个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有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擔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口口當是你找親妻兒一般或後來匹配之門招人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公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逐心送來怕不好罷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入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過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于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個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討你春梅娘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

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嘆道不進房裡來說你要睡嗎吃等我放在水裡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捧上桐湯走來扶著荷葉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見管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姐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與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日說戴珠冠教大姐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說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袖嘴兒你若到明日有甚麼子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撈到懷裡手扯著手兒頭要問你娘在那里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熬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在床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鬼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同水盆內倒了

一盞兒梅湯西門慶咽了一口唾骨之痛透心

心一般須臾吹畢搭伏著春梅肩膀兒轉過側門來到金蓮房

看見婦人睡在正而一張新買的螺蛳床上原是回李瓶兒房

安著一張螺蛳歐所床婦人拉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

也買了這一張螺蛳有欄杆的床兩邊欄杆都是螺蛳攢造花草

翎毛掛著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體止著紅綃抹胸兒

蓋著紅紗衾枕著鴛鴦枕此武大家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

慶一見不覺淫心頭起合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

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体互相擁映戲將兩般輕開按壓兩徐徐

插入牀中比及星眸驚火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

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著了就不知道奴睡的可酣的

擱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个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

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个頭八个胆敢進我這房裏

來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此語似對原來嫌人因前日西門

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指將茉莉花蕊兒攪酥

油定粉把身上都抹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欲奪其寵西

門慶見他身體雪白穿著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

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視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

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他懷書孩子

你便輕怡痛惜俺每是拾的由着這等撥弄又點醋胎西門慶問道說

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

的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撥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抬到房中注子

湯二入下床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洗浴了一回西門慶

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生安頓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

騰擢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

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髻一手扳着盆沿是水目中燕語鶯聲

有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湧浪波紋亂翠帳高捲秋雲晴才郎情動逞風流美女心

歡顫手曳臥八場場弄响聲碎碎碾成一片八字滑滑湯湯

怎生停關關將齊難有站水一个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个稍

公把船將金蓮搭拖泥帶水雨情疑嬌雨尤雲都不辨任他仰

帳鳳雛要也不似蘭湯魚水戰

二人水中戰開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拭抹身體乾淨徹去浴

第一回 西門慶精泄而止拭抹身體乾淨徹去浴

盆止着薄繡短襦上床安放燒身藥的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
你爹吃又拿菓餠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早秋菊半
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總斟了一鍾模了摸水涼的就照着
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
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
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
裏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個兒了那秋菊把滿谷都
着口裏喃喃喃喃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
改了腔兒映葡萄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認甚麼與我探過來
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
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下縣分說扯到院子裏教

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燂了酒來陪
西門慶吃了幾鍾撥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
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羣玉山頭見

多是陽臺夢裏尋

此兩處與前兩處互見

若非學正山觀見

多具此書

西門慶因了幾筆對夫西門慶不終朝午來及於此上西門慶不
計所費與大百銀他著不五箇不教人我聽如清對對了西門慶

第三十回

因潘金蓮生一宋金蓮又因潘金蓮之遺失金蓮引出來金
蓮之遺下金蓮潘金蓮遺失金蓮八陳敬濟手宋金蓮遺下
金蓮為西門慶收則西門慶解潘金蓮之金蓮以與敬濟而
敬濟乃得金蓮宋金蓮自解其金蓮以與西門慶而乃留為
潘金蓮快志之地遂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且因既失
復還之金蓮引出新做之金蓮因金蓮新做一金蓮遂使玉
樓亦做一金蓮瓶兒亦做一金蓮今此回春柳亦做一金蓮
見得數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氣不謂一金蓮之對生出
兩回無窮文字

朝廷賞太師以爵太師賞人以爵其受賞之人又得分其爵

以與其家人夥計夫使市井小人皆得錫爵則朝廷大師已屬難言現乎并及其市井小人之家人夥計哉甚矣朝廷太師之恩波為可惜也

一部炎涼書不寫其熱極如何令其涼極今看其生子加官一齊寫出可謂熱極矣

夫寫其生子必如何如何離極力描寫已落機套今有其止令月娘一忙眾人一齊在星金蓮發話雪娥忙走几段文字下回接呱的一聲遂使生子已完真是與樣巧滑之文而金蓮妬口又曰情八音也

官哥兒非西門之子也亦非子虛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

則誰氏之子且見如何以知之觀其寫衙子街靠窗桌親托

圓夜衣有狐狸北名與瓶兒交而竹山去夜與瓶兒交則知其

為鬼胎也觀後文官哥臨死瓶兒夢子虛云我如今去告你

是官哥即子虛之靈爽無疑則其為鬼胎益信云况翡翠刺

瓶兒臨月而西門不知可知非西門之子子虛前年臘月死

又二年六月方生官哥非子虛之子又明至子竹山一經逐

故之後毫無一字提起且竹山以六月贅瓶兒內云遲了往

鋪子內睡則亦相好無多日而使一度生子當兩月後還竹

山之時竹山豈無一語及此即使瓶兒自如則嫁西門後以

竹山初贅算至四月內已十月滿足即胎有過期者而瓶兒

能不于三月內自存地步乎必待翡翠刺方自己說明是子

虛之孽氣高皇親國鬼魅之因已胎于內而必待算至瓶兒

進門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為孽也不然豈如是之巧哉蓋去年八月二十娶屏兒隔三日方入號見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豈非一日不多少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

內寫月娘房中拿生草物明點後文月娘小產之因

第三十回

察太師恩賜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詞曰

千千日日索花奴白馬驕馳馮子制今年新拜執金吾
侵曉露桃初結子如花嬌烏忽喚離間中姊妹半愁娛

右調定少幾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房門
下張涼椅兒上納鞋又以春梅納鞋上下只見琴童兒在房門
首探頭仔細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兒秋菊頂着
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因根子有甚話說
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着攻的張安在
外邊等多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
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
安在外邊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
首掩探問道爹起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說我一跳有要
沒緊的兩頭遊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
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香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

等若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內，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話。春梅道：「老爺說，以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以前兩家，趙家娘子兒連我，要買銀三百兩。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請去裏面，眼力四不井圈打水。若買成這屋子，展開台為一處，裏面三間房，三間房，豈出子花園井裏，射箭所打，連馬房，又六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何上校到那裏好遊玩。張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勾扮臉，修整鬚髮，整齊衣冠，院內要門秋菊，那春梅在去外邊叫了鑾童兒來，迎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及大小說着，你還釘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道奴才。」下板子，那琴童被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特為打向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爺領了个十五歲的了，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隨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子，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姐，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寒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不拾駝箱禮物，逕到天洪橋祭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地穿上青衣，逕向

守門官吏唱了个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
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
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
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
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背後內中有認得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
道此是新發的守門官吏還不多几口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真
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太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
一兩道與那人那人道這銀子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
和他一般見識几个那人便來保連莊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
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總有些笑客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
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看涼涼將袂書綵道這
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來與
老爺進生辰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
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
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監客王四之事一語如去陳洪已後
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接下來保取出
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拾進來到了門裏
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
與一个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所
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于階下翟謙先把
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拾獻禮物但見黃烘

烘金碧玉盞自是晃滅。散仙入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紆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滿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可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必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為之事如此。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聚盃。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几張空符。告身劄付。以告身為賞賜。是。此安你主人。你山東是周所故。

个理刑副千戶。周紳于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保的叩頭謝。

道。家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累家粉身碎骨。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箇金吾衛衣左以千戶人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總符說是縣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个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水滄清河縣做个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轉王府做了一名校尉。又是大國的官。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挂號。討勘合限日。

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
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所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嗟嘆
盈朝高楊肅蔡四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惡科陞官
指方補價八字寫盡貪婪刺者嗾嗾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
除以致風俗頹敗賄賂官污吏遍滿天下彼頹頹興民窮盜起天下
駭然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而獎人怨妙絕當下翟謙把來
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
我有一件事失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
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有顧不揀甚事但肯
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刑一人
戊午將四十當有疾身邊無所出失皮你爹你那貴處有好

人才才下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

奉送去又是太師的家人說畢隨將一封公事并回書與來

所為之事如此

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

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

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官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

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拉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官的你明日又覆

在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交書一面喚了个辦事官

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挂了號請勘合來同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津橋街上白酒店

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人情約定明日

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挂號討了勘合問得是太師老爺

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挂號討了勘合問得是太師老爺

府裏誰敢違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勳即時使司發了票帖
行下頭司把來保填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个拜帖
回翟管家又是兵部太尉所行之事如此如此不消兩日把事情辦得完備有日顧
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好巧得 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宴堂上大捲棚
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
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个家樂在傍彈唱怎見
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裁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緊鬚雲母屏開孔雀簾堆麟脯
老人夾菜老人夾菜婦人斟酒婦人斟酒一派聲清美韻結羅珠翠一派聲清美韻結羅珠翠

當時總管謝歌童一派聲清美韻結羅珠翠當時總管謝歌童一派聲清美韻結羅珠翠

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住
屋裏改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揉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
他說去休要揉着來這裏听一回唱擺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
娘道李大姐忽然問問我裏疼屋裡倘若叫我便小了頭請他去了
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
那里是這个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婦婦偏不講西門慶
道既是早哩使了頭請你六姐來所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
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官情就好了不一

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个入皆以夏月
我所那春梅等四个方纔排席。杜阮誇綉綉啓朱唇。露皓齒唱
人皆異。夏月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恹着也沒等的
唱完就回房中去了。又一月娘所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
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
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煩小廝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和合
平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了。都來李瓶兒房
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寬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
心口連小肚子往下墜。疼着疼着。月娘道你起來林要睡着只怕滾
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漸漸李瓶兒疼的緊。月娘又
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秋安道客使來安去了。月
娘罵道這因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討使那小廝去。
有緊沒慢的。如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去了。去。月娘道一
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如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
孩子心中未免有几分氣。在房裡看了一日把孟玉樓拉出來兩
个站在西邊間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說說道那囉囉緊
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幾擔哩
如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
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姓杜大受你
怎的這咱纔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回床前摸了
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
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月娘見生子時乃且說玉樓

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子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細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怕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逼人怎的不看他。就說王婆道。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教人姐姐白搭口。但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王婆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詭力了。我和你舊莫。如書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八門。養一個姖娼老婆漢子。不知見遇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纏坐胎。就說做是咱家孩子。我認差了。若是六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孩兒。小極兒兒。糊喚道。神還差著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里尋覓見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個紙糊兒。并小奶子兒來。王婆道。此是大姐姐自願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金蓮道。一個是大姐姐。一個是小奶子。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他每是買了个呼鍋。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有尿。胞虛歡喜。則王婆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的他說話不妨。頭惱只低着頭。弄個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所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妨。黑影裏被王婆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白作又說雪娥爲金蓮一影。金蓮有見教王婆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拾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跌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所房裏。吸的一聲。養下來了。又字其花。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

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靜又爲玉皇廟一引後文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德是現自去房裏自開門戶向床上哭去了婦身
說法處自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咳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沈三朝下遺與他一定銀子這蔡老娘子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月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歡悅就就作了瓶兒房中歡了

隣里處分投送喜慶應作會講和六所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慶

來愧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些酒打發

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个奶子來

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二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

漢當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可娘見

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

早晚看你哥兒又把老馮叫來胎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

官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

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

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

欽賞他几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字填注在金
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
把小的做了鉄鈴衛校尉頭注耶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
丞于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
求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
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回
颯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
師老爺抬舉我因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願受
五品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薦舉做了縣丞來保做了縣王
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止紗帽戴有幾場燈雲之喜今日果然不
是別號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照來保進來與月娘
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拿到提刑所衙門裏與
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
去了到次日洗三畢眾親隣朋友一縣都知西門慶第六个娘子
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隨門平地做了千戶
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厭頭常言時來
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

時來頑鉄冇光輝

運退真金無艷色

第三十一回

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何則？官哥生而書童始來，瓶兒死而書童即去。中間如瓶兒兼如書童，且內室乞恩書童實附瓶兒而三。章約金蓮實走書童，然則官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外更有一以色進身八宮，見妬之男寵以觀之。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妬，而藏壺一事，寔爲後三童約法之根。有如前讀法內所云者也。

藏壺一事而三用之一見玉簫之私書童，二見金蓮之爭閒氣，三見西門之偏愛瓶兒官哥也。

藏壺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問于夏花則授而且必欲賣之。其愛瓶兒處自見。

開宴內却特用兩太監說出三套詞曲名色將一部主意開
架前後排場說盡當極炎熱時如何排入冷調然不于此處
下針砭又何以微醒世人故用二太監也
月娘良家婦也一旦妓者來認女月娘當怒叱之不暇乃反
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幾何哉況桂姐乃西門梳寵之人也其
夫迷此人賢者當勸其夫即不賢者每寧拒此人乃西門迷
之而不能勸已反引之于膝下以爲乾女兒是自以搗兒自
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悟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搗藥

西門慶開宴爲歡

詩曰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膩

紅暈動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
趙裁裁剪尺頭僱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不說西
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
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一兩銀子
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
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
吳典恩道不瞞老兒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

府裏的帶昨日一個人听見我這裏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實四
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
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
同僚開見了也愛誇獎了一同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
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只
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長租雖是太師與了他這
个前程就是你抬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
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夫
馬之類其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順二主沒奈何哥
看我而有銀子借與他凡兩率性調濟了這些事兒他到任日做
上官就唧環結草也不敢忘二哥大恩你說他書在衙門下出八

處法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
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
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
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不料你上下也
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
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
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
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
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
銀子走來叫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使了那吳

典恩一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與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義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朗巫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吳月娘與耿安有好要羅織月娘歸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又明插後事乃作者著書之意也

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除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

典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蓋下頭去伯爵道這典恩不

可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吳典恩酬謝了伯爵道這典恩不

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僚差人

送洋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

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

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書能歌唱南山穿著青絹直

綴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恰似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

知縣留下他在家裏應改喚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

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

匙祝實念又保舉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

派定和琴童兒兩個皆書裏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

門中擺弄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

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又為桂姐映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揀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兩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頭銜生光彩

運去黃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陞堂書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姑子楊姑

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鄰官眷各女眷都送禮與

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與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

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

所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

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所上就

脫了衣服叫書童易名思思拿了安在書房中正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

日起來旋使了易名思思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所西廂房一間做書

房內安床九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腳踏

板上鋪着鋪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了易名思思

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

清俊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偏是月娘少人作伴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

弄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窓戶臺上攔着鏡

兒梳頭金紅繩扎頭髮不料王蕭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
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
髻兒王蕭道爹的衣服吃了在那里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
放着哩王蕭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付我叫問你要那件之色
匾金袖子絲布員領玉色襖衣穿書童道衣服在厨櫃裏我昨日
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王蕭且不拿衣服
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髮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
兒梳的鬚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
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
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王蕭道你小所家帶不的這銀紅
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一個罷了像若是个漢子兒你也愛他

罷被王蕭故意向他肩膀上摸他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
看出來的好書兒不認分說把兩個香袋子並不的解下都揪斷
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會賣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王
蕭發訕一拳一把我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
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王蕭道我且問你沒所見爹今日往那去書
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滿老爺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
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所見會下應二叔人日兌銀子要買對
門喬大戶家房子又伏月娘那裡吃酒罷了王蕭道等住回你休
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王蕭學是與他約會下
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
往那去了先寫十二个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

客吃慶官哥兒酒叫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飛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房上展開孔雀褥隨美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吃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井四個梨一個杯子迴來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皎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奴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酒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通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里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不好的兒叫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了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王米粉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說道賊因你在此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

第一回
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
春道等住同抓尋盞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盞各
人當場着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罷揚長去了迎春把盞藏放
在裏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傢伙少了一把盞玉簫
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
就慌了一口吐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會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
看茶你抱着執盞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盞兒你來賴我
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
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因根子他做甚
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盞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
得那大了頭腦裏發慌只見哭大了頭三又你這兒還不快送
進去哩這回可憐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裏着方纔取出

盞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同小玉兩個正嘆到月娘面前月娘道
賊臭內還敢嘆些甚麼你每常着那一門兒把盞不見了玉簫道
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傢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
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盞兒怎的不
見了放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
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盞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
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嘆亂月娘把不見盞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嘆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
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嘆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
金蓮兀夫看官所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

不見了。蓋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見了。蓋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裡來？』迎春把壺拿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笑。西門慶便問你笑甚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不若不然。頭裏就賴着他。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听了心中大怒。即眼看着潘金蓮說道：『依着你怎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說什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牆更上去了。』

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金蓮和玉簫在一個處。

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

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利神一般。越發通沒

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愁眉。龍嚙人誰不知姐姐有

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了。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

後又護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

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官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

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

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

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又爲春梅

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听

了。玉樓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听

了心上如撩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子秋就跌
折腳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蹦蹦門檻兒叫那牛拉的囚根子把懷
子骨摔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焦毒口咒他金蓮道不
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
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管種子罷了難道怎麼
樣兒的做甚麼恁拍一個滅一個把人曬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
送了一鍾美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四樣嘉餚
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
姐吳銀兒兩個拜候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見到
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一位只管進
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入
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所上鋪屏羅列綢
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庫廠劉公公故與薛內
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布大雨
个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
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
相薛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徽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
子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子不來連二位通只
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
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

客裏看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姊子說不妨事
叫姊子用被裏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个日子兒就進屋
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裡舊疾
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
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
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
爹要看一看月娘叫姊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裏的緊緊的送
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
紅毛衫兒生的面白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
布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塊肚上帶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
伯爵是一柳万色線上穿着十數次長尖頭錢紋與玳安兒好生包
圍房裏休要說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不戴紗帽肚
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
說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牙過肩轎總
鎗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所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
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雷車喝道
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
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所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
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
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當言三歲內官居于王公之上這个自然
首坐何消再談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
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个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

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旁打扇就坐下了
其次者纔是周守備則都監衆人須與坐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
當日這筵席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献時新須與酒過五巡湯陳二
献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珠珍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一個樂
爭一个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
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
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个嘆浮生有如一夢裏一轉周
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人

宮中金釵女

絕恰合一部間架

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

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昔大

樂想人生最苦是別離

一部夏提刑

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

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

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

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祿壽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

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

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

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司

印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

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賦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
進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
真有連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
相方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真喜慶不覺留連
陽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
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與眾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
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在只得同吳大舅
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灯火燦爛前遮後擁
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日短

故燒宮燭照紅粧

第三十二回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合桂姐銀兒家去將諸妓一夥後
用桂姐先來銀姐愛香金釧三人後來三人先出去桂姐獨
後出來一路情節逐花團錦簇之妙夫必又爲四妓何哉蓋
於西門做官之後其勢利豪華于別處描寫便覺費手看他
算到必不止于一遭開宴開宴正所以熱鬧而開宴之熱鬧
上用諸妓樂工一襯便有寒谷生春花添錦上之致文字固
有襯疊法也

看他于前回席散接後用伯爵二人要草來代東一過下接
手寫一官席下始插八認女正文層次如畫官哥彌月薛太
監賀喜之博浪鼓却是後文瓶兒所睹而哭官哥之物天下

事言凶倚仗本是如此。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線之巧也。

李桂姐此回是正文。銀姐三人是陪客。然三人內銀姐又爲解衣一回之線。愛香又爲愛月之因而玉釧又爲隔花之金釧。作引固知一百回皆一時成就。方能如針線之聯絡無縫也。

桂姐認女之意大半爲爭風一節。西門今爲提刑或尋舊恨再而作者于前既爲之露出。上官破綻一冷開去。何必又收轉來不知西門好色便能一窺其破綻而即奮然棄之。猶是豪傑。惟是親眼見其敗露而終須恋恋不舍爲其所述。此所以爲愚也。故桂姐銀兒月兒畢西門之生未嘗暫冷而

終西門之喪。香然並去西門。在時雖桂姐與王三官自無不露而往來不絕。西門死後無一其非而與西門作者亦無不

提卽他妓亦另出名姓。非復此書之一切花柳也可嘆可省。必爲月娘收桂姐爲女兒。總之欲醜月娘見他一味胡亂處。家不知禮義。雖不同妓女之母而不知恥而以此母儀儀理大如宜乎有後文之鬧總之醜月娘更所以醜西門也。愛香口中既爲愛月一抬身分。又爲桂姐一照王三官又字針線通貫。他門。

百世賀生子之時卽入懷嫉一事。見金蓮于官哥之生以及其死無一日甘心也。婦人可畏如此。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詩曰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要呼各相比

吹後應與箴

禽禽騁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眾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太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找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一總賞你每罷眾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盪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罷白道我兒你別是別處人來罷不說唱个曲兒與老爹听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的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王黃孝子兒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你吃了飯麼桂姐道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明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怎曉得恁切說罷笑的去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

畢話李銘吳惠等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眾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哥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大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多門首玳安接到上，而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个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裡須臾，與两个青衣家人戢金方盒，擎了兩盒禮物，燭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本。這金灘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个。爲睹物懷家吉由倚伏本有如此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

就先指飯剛纔吃罷，忽然四宅老爺到了。西門慶忙忙迎出來，吃了茶。

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

各先投拜帖，然後所上叙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

席。席間又有尙舉人相陪。又將玉樓前文一影分賓主定。曾坐過了一巡茶

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進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

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爲西門死後無依作映早使又隊舞

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拿兩吊錢出來賞賜樂

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

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

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

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叩頭。把月

娘哄的滿心歡喜

月娘之惡如此

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

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
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往來宅裡好走動
直說不

隱妙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

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
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
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
年小的粉頭提著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
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就不等俺每等兒
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妳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
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與月娘一樣聲月娘笑道

也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王

釧兒不一時小玉放菓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

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

簫兩個剝果仁兒裝果盒

寫盡月娘

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杌兒上一條

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料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

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

个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眾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

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个拿樂器來唱个曲兒與娘听我先唱過

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

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

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

今日請那几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
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
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惜頑把人拍擰
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个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
子就是了醜態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
只見玳安兒進來取果盒見他四個在屋裡坐着說道客已到了
一半客人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
了玳安道喬大戶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
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
个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
來也桂姐道爹來過這兒有這應二爹的又不和應二爹早晚
我今日不出去堂上在屋裡唱曲與娘听罷人之語玳安道你每

是自在性兒風意前爭

拿出果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祝麻

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也還

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奴不涎臉又觀王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

走的那祝麻子他前口和張小二官見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

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至此方出月兒俺媽說他逸教南人梳弄了還不

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

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

白馬四五个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

直撇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

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像告水災

的好个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福兒來
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點和他丁八着好一同
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曾見周肖兒多
上覆你說前日同蕭鹹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个眼色說道
白我到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
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偏尖自是月兒一派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打他當
个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碯碯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
人說了來嘆或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
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後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
了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愚掩之月娘坐在炕上听着他說道你
句說了這一口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却用月娘收住妙見

晃着進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
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躡躡身邊蘭麝香應伯爵一見戲
道怎的三個更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
姐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時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
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猶就虎頭牌
一套寫盡小良久進酒畫喬人戶坐首席其次老吳大舅二舅花
人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實嘴祝實念雲里守常時節白雲
光傳自新書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
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踰躑酒若波流餽如山登到了那酒過數巡
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

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樅門的誰待听你教大官
兒等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通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
他孝順家尊親兩套詞兒着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郎友
香兒道應花子你們皆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
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秘教玳安過來你替他
把刑法多掣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席上教他通酒鄭愛香兒
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腳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
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過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在大
便間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眾人都笑
了當下只銀兒遞高太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譚玉釧兒遞吳二
舅兩公頭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薛公頭前伯爵道同
本家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這青刀馬

吳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
日在爹宅裡散子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
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
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
認與月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逸了你什麼分兒瞞
着人何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
女兒剝果仁兒定果盒擎東擎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
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又是同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
了一盒果餠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勝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
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听了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

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鴛
子計較了見你太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頭二者
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
不是我教與你个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
却認與大娘做乾女兒就是了效聲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
一條路上的人又認花氏之親更奇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
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罷進過酒
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進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
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
好此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
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是早就去了

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
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下等待我
唱曲兒你听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叫着我心坎兒常
言道養兒不要局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
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捉制骨兒只躲清兒再
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
頭裡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進酒不教
他唱金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
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个小山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
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所見後邊

唱就管他說謊因使玳安好友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
動說這應云多錯听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唱與娘等所來
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我家後邊去叫祝實急便向西門
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進盃酒來教他唱也
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何嘗騙過西門慶被這起人謊不過只
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
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所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
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進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
爹部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纔
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進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
玳安道爹是怎麼叫我便出去告是怎麼二妗子隨問他怎的叫我
一世也不出外下是前月娘鎖着門鎖着門鎖着門鎖着門鎖着門
見他頭戴銀絲髻鬢周圍金釧釵梳珠翠堆滿上着繡紅衣
下着翠綾裙尖尖橋橋一對紅鞋粉面點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
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不正口噙了一個頭就用酒盃扇兒掩面
作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枕兒在上席
教他進高六戶上酒高六戶倒忙次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
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高六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
樽遞高六戶酒伯爵在傍說道高六尊你請坐交他侍立廳春院
粉頭供唱進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話中有刺高六戶點起
高六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太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
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

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巧極那桂姐更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

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个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眾位老

爹在此一个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

與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

官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扭出汗兒來被西

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官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和好

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

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帶過來就是个兒乾子

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

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見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

與你个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計

全出急來了。正是自己鄭愛香見道這應二花子个自鬼西門車

兒推醜東瓜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个王姑來子伯爵道這

小淫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招刀子好乾

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伯爵戲處又于爹你還不打與他兩

下子哩。他是騙你看他恁發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通

酒你闌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

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通

酒倒便爲了他望過刑法來三教他唱一套與俺每听看他後邊

收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官的事兒寬

這裏前所花牆錦簇飲酒

語過下

不題單去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

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屋裡宿歇于其常懷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擺酒在鏡臺前巧盡雙帳重扶蟬影輕點朱唇整衣出房所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姊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與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兒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姊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你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等濕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面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徑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直教人媳婦定添換來保是那潘金蓮與吳月娘

看了月娘忽抬頭看見說道五娘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

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裏的任高只怕說苦他他媽

媽在屋裡沒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等何來了

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

裡姊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着濕了○語道姑嫂出○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

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衣過

來月娘引開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誑他李瓶兒

到前邊便悄悄說姊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

抱到後邊尋我人各有心誰兒豈一味無言者也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

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哄了姊子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

第一回書 三十二回

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熱起來奶子喂他他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府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緞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他問怎樣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總是伯事非度量也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說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說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亂亂孩兒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使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奴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狀

對對如風車

非齊不言中

藥良平...
第三十三回

韓道國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其結果乃在何官人家。韓道國妻王六兒于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首也。愛姐于財色二字不堪而回頭者也。不堪所以有此書不堪而欲其回頭又所以有此書。故結以何官人爲凡世之不拘何如人等作官人者勸也。故仍以何官人結。而此處于未出韓道國先出何官人。因買何官人貨方尋尋夥計。然則財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貨必云絨線。寫失鑰罰唱必用還席作因尋衣作引。一伏後文打狗罵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双由尋衣服之引。

一路寫金蓮強散濟吃酒索唱總是從骨髓中描出。溶成一

片不能爲之字分句解知者當心領其用筆之妙然而他偏又夾寫瓶兒春梅潘姥姥吳月娘如意兒官哥總是史筆之簡淨靈活處

金蓮敬濟至一見消魂後至此已幾番描寫然而一層深一層一次熱落胆大一次總是罪西門月娘不知防嫌而此回又必寫月娘見其同席而不早正色以閉之也

內必寫月娘小產者乃作者深惡婦人私行妄動毫無家教以致釀成禍患而不知悔猶信任三姑六婆安胎打胎胡亂行事全無閨範者也又深譏西門空自好詐其實不能出婦人之手終被瞞過何也如月娘有孕七月而一日落去西門且不知然則設十月生下問之西門當亦不知爲何人子乎不知其孕固屬可疑其有孕而並不問其何以不生出一

天下人處家之昏昏者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軒之淫官哥止一兩月然則私語時瓶兒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門亦未之知其醒夢爲何如宜乎劉婆子與三姑得出入以肆其好也有家者甚勿爲色所迷

王六兒與二搗鬼好情乃云道國縱之細觀方知作者之陽秋蓋王六兒之打扮作倚門引惹游蜂也叔嫂不同席禮也道國有弟而不知閉二也自己浮誇不守本分以致妻與弟得以容其奸三也敗露後不能出之于王屠家目白計全之例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兒與二搗鬼而大書韓道國縱婦爭風誰爲種官家無陽秋哉

又月娘小產必于王六兒將出之時。恐有深意見六爲陰數。先有潘六兒在前。後有王六兒在後。重陰凝結。生意盡矣。幸有一陽隱伏。猶可圖來復之機。乃一旦動搖剝盡。不必至喪命一回。而久已知兩六之爲禍根。後死兩六兒家。猶正果非結因也。

王劉薛三姑子三姑也。劉婆子劉與六通六婆也。寫來遂令人混混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記于此。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鎗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詞曰

衣染香塵。愛他板壁。拍動酒樽。特將他。私語口也。

香塵。滴露竹風涼。擣劇飲味。昨夜漸深。龍燈就月。仔細端。

相。右詞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大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兒睡下了。這半日。竟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這話小兒科大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羅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擄與老淫婦一授子。就月娘道。你恁的杜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盥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西門慶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你動教小廝拿飯出去。教他夫婦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

使他往那里去那明總來西門慶便告訴應二司認的一個胡州

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銀線急急等差要起身家去來

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

保金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

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紙線舖

子捨不影計兒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裡

又看房兒了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

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紙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

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

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

喜與西門慶唱了嘯說道車馬利便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

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絡連眼同裝

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

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銀子停留長習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

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送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

背地與何官兒誑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言工對

着來保當面只拿出九兩月銀來二人均分了僱了車輛即日推

貨進城推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

伯爵許吉自領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激烈

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僱人染絲

在獅子街開張舖面發賣各色絨線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

三十三回

讀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文八月十五日娘生辰來到請堂
客擺酒留下吳大公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在兩日晚夕
宜唱佛曲見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公子
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
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見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
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
那金蓮所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盞一般連忙打發他潘
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教傭錦被薰香澡
半夜間陪西門慶同寢就睡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
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鼙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香
香粉蝶花房深處宿風流才子見潘姥姥過來連忙就睡他正

睡的正熟

西門慶

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改了鞋面二百文錢把潘子次重
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此見那潘姥姥與我別處
重見了反說道娘好個小眼兒反的什麼好的拿了但的來嗎
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知說這不話你肯與我一件兒
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肯我的姐姐我冤師還沒有哩拿什物與
你你白吃了人家的東西等住四可整理幾碟子來臨上蓋酒拿
過去還了他就是到了明日心不的教人碎言試語我是听不上
小事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果子一錫瓶酒打听西門
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姥過來無
事和六姨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

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銀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
來叫春梅說如天在那邊又是我教你去開那門理
金蓮分付叫你如天尋了衣裳來這裡可既子酒去不
時敬酒
尋了凡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同說他不來金蓮道好友拉
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東見了
普果盒兒金蓮交瓶兒陪著吃酒連快唱唱金蓮說我好意
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市了這化了親了个嘴兒教春
梅拿寬盃兒來備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
春梅做定利乾取了个茶碗了流沿邊斟上酒與他慌的敬濟說
道五娘賜我學可吃同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著要教
養金蓮道教他學著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人那小鍾子刀刀的

六兩酒潘姥姥道真教哥哥吃這一鍾潘姥姥他買實事此金蓮
道你信他有什么應付吃好少酒兒金蓮道吃了吃到第二道酒上那
敬濟笑著拿酒來斟四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筋兒與
哥哥教他吃實酒春梅也不拿筋兒教他向盞盃內取了兩個
核桃搥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教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
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和
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上有兩棒兒驚那石
牛驢角吃不得罷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
兒說頭一鍾兒我的你姓潘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
只說三鍾子罷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兒兒來真吃不得了
此這一鍾恐怕臉紅羞多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

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有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敬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生了一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太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寬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已爲舉親之地。」說話之間，敬濟担着簋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頭錯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煙，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氣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什麼來尋你？每旦不要說，我奈何他！一同罷罷，與他，潘姑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被濟走到鋪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不知，道：「這濟道：「你什麼？」

道：「小娘兒家，脫服大，敢壞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這行，親沒識心，不在房上，敬濟道：「有人來，贈衣裳，可怎的模樣？」爹不過來，免不得叫個小奴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小兒，兒生不生，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抬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食了飽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小回，磨轉磨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手取，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的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臊，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餓子裡唱與小廝，怎的不唱？不見我听，今日趁着你奶奶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我就與你。」

這錦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動搖
出人意來這對你老人家還說金通道你還揭東南南京所萬
三北京枯樹驚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
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心桂肝要一百个也有金通道
道說嘴的短命自北各人面前酒肉上金通道你再吃一盞茶
臉兒好喝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个果子名山坡羊你听
初相交在樓閣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王董李子兒抬舉
人人說你在青蕊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頭邊兒提的粉粉的
磁我把你累囚學了虎和實了外信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
淚垂我使的一對排翅兒尋你見你在軟裏兒樹不就和我和別
個無常判三秋我看你倚靠著誰

唱畢就問金通要錦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裡不知
怎的等著我哩只怕一時參過來金通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
是輕巧等你參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錦匙不見了
走來俺屋裡急敬濟道爺哩五娘就是弄人的創子手李瓶兒和
潘妮妮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罷了金通道若不是姊姊和你
六娘劝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曉頭裏點唱說一百个二百个總唱
一个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敬濟道何物化工敬濟
道我还有一个兒看家的是銀名山波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
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開我一月閒的人反拍着外腔兒細細諒不徹
我便獅子頭定兒小廟拿着一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窺見得元
寶兒家双奴過夜我陪備着見家私爲焦心一旦兒集拾我把
如同印箱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
不理空教我惱着双火筒兒顧着確了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
奴花銀竹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
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前衛了的前三仙兒搗槽糾賊
六把奴一展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歌落唱畢金蓮總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
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意其上坐便說道孩子纏

好此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如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這話

春梅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拿鋪匙往外走不遇衆人

接月娘月娘候問陳姐夫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道李大如聲治

些來請俺娘坐坐

孤情常
意如對

陳姐夫雪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

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姑子和楊

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來來看李大如你也不管又

教奶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

有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狗肉三不知抱他出去

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丟了一面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

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勾了臉同潘姥姥往後邊陪大姑

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吳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

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縣不家吃

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前平安
見誰拿著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夢過去瞧瞧開著門哩來與哥
看看兩個坐上的在那裡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歇開等俺每瞧
進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棧
灰節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並五樓潘金蓮李瓶兒
都用轎子抬搬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房第二層是樓
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
月娘嘆了一聲滑下一伎脚球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梳
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扭住他一隻胳膊不會跌下來月娘
吃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請的臉漲查兒黃了玉樓便
問姐姐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會扭著那裡月娘道跌倒不口裏
只是扭了腰子說的我心兒跳在樓梯上起我口裏
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止不方
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
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趨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
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
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
罷了月娘信之報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
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橋桶內點燈撥看原來
是个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怀胎未能全性命

真靈先到齊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間

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疼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
兒玉樓道可憐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裡
絕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絕往你
這邊來了我没對他訴我如今肚裡还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
怕还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脰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还
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裡
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以此就沒教
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綠錦被計
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口韓光頭的
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一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與東

原

是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姓本虛心言過此會以

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
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几件乾燥皮衣街上聚
着肩膀兒就搖擺起來何止道人見了不叫他韓希堯只叫他

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李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兒生的長腿說

材瓠子面皮紫脰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邊有个女孩兒又出嬌

靚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要錢的搗子在坊另

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趁韓道國不在家舖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

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凡个浮浪子弟

見婦人搽胭抹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口站立賸人人畧聞

他闊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

几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着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听出他與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承廳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或有觀或白日裡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蟻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听他哥不在人白口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妨眾人眼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棒打倒拿往老婆還在炕上熨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搥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廊舖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開那一來來

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前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養嫂子的

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邊巧口的認的位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捕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小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著頭一聲沒言語走了白話正是各人自掃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八氣身上穿著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盛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潤行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个是開紙舖的張二司一个是開錢

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
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當舖做買賣我等缺禮少賀休怪休怪一
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橋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
道學生不才仗賴到任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
分錢拿白萬之財督數度之舖甚家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是道
國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舖生
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八貫本那些兒不是學生
算帳言所計從禍福未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
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及我僕吃不下飯去俺兩不在他
小書房裡閑中吃果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
家夫人坐房下坐轎子行人請他夫人留臥至二五午方回

生許教學生亮一不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典利除害救溺
之徒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是傳戶計也怕我分太下有重
國一班如此則利除害之人可也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
去我這一件兒剛說正熱鬧忽見一人慌忙張七走向前口
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裡學你不着拉倒倘有
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六娘和二哥被街坊眾人捉弄了送到
舖裡明早再解縣見官去你还不早發人情理會此事韓道國
听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嚥嚥下道民就要送法走被張好問叫
道韓老兄你話不實盡如何就去了道奉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
要緊事尋我同議未幾張七慌忙而去正是

誰能沒得西江水

難禁今朝一面盡

第二十四回

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
廷以之爲人事送大師太師又以之爲人事送百于奔走之
市井小人而百于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
是大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公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
以伯爵一襲閑之情道國一夥計之分將直作曲妄人人罪
後卽于我所欲八之人又因一龍陽之情混入內室之面隨
出人罪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閑淫婦書童之八事
天下事至此尙忽言哉作者提筆著此同時必放聲大哭也
瓶見金屋之阿嬌也書童外庭之小奴也竟八內家絕不避
嫌飲酒說事絕不明察說瓶里妾也妾有事不甫致之于天

而托外庭以僕爲之先察其可疑處正不在求情說分上處
乃一味糊塗豈齊家之正道宜乎雪娥私來在如而留之金
蓮私弄童迷而不悟以致養成敬濟之大患至死而不覺也
欲寫金瓶二人爭寵處于何處下筆乃因書童卽補今年安
令其男寵中先行共相油其鬚鬚之香田入金蓮遂覺一時
情景如畫

寫瓶兒一邊熱處自覺金蓮一收冰冷不必身親其地而已
見有難堪之情作者之筆真化工也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成與成怎禁他巧言相開謀乎日地送暖偷寒乎日地送
暖偷寒猛可的撇唇弄舌水晶几不住撒醋蘭麝一味掀

右調川撥棹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听見蓮家和兄弟韓二拴在舖中去
了急急赶到家中因和來保註議人相合只來保說你還見央

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聲不帖見對縣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

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見使了頭出來

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

沒在他宅裡問應保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裡抓尋

原來應伯爵被湖州何蠻子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爾峰請在四

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

紅紅的帽簷上捕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於是辭了何兩峰與道國先同到家門了。端的道國大及道此事，明日只由要解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个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盡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个說帖，把一切閑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辱住，揪揪打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个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情兒个分上，就是了。韓道國取筆，親連他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進到西門首，問守門的平安，見家

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如今我安放兒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碾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鱸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計昨日梁哥送了那兩尾好鱸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拿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做名，打成窄窄的塊兒，拿他原舊缸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過有个人來兒來，蒸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營蓋草場，

蓋了几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李皇木蓋房，近日被衙門裏辦事官緝，听着肯了，依着家法，罰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奏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

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勝你諒暗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
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與時常受
他此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幾番受他的只
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
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率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
酒兩包糟鱔魚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
言先見不情好作用應伯倫道哥你是希罕這不錢的夏天人他
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提些玩拿甚過日哥你自從到
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几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几件公事
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良薑藥變有事不論青白早白得了錢
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扯直不肯你我雖是不武
你太官府在這里嚴發打問後門說了幾句大話

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小孩兒左右街坊有儿
个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擡瓦更混欺負的急了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裏了凡句被這起光棍不饒分說擗
住打了个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往本縣李大人那
裡去他哭哭啼啼也煩我來對哥說討个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
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就
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太官人聽好弄人替你去韓道國便
向舖中取出連心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
看顧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終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
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元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

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舍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
伯爵道此時我拿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分付地方收了罷明日
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這與大老爹下
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點球
告你外邊快叫个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个穿青衣的節級
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羅夥計住處問
是那脾那舖地方對那保甲說就轉是我的珍語分付把王氏郎
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几个光棍名字來收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
院我衙門裏所審要提刑官力只爲如此勾當用智着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
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韓道國還和入官人
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羅夥計去了

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個木樨荷花酒打開窗了來我衙門應二叔
吃就吃糟蹄魚蒸一夾伯爵果手送我這感謝的哥昨日雲計送
了那兩尾好鱖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刺下一尾對房下說
拿刀兒劈開定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有戒定上的塊兒拿他原舊
紅頭兒帶着香櫛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
吃飯兒或過有人家兒來茶他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
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處鹽場
與了几兩銀子新買了一所生子在五里店金皇大蓋房近日彼
我衙門那辦事官緝着手了反着夏雷受他一百兩銀子
還要動不公送申行省院劉太平愧了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

我這里冉三央及只要事上不曉你說兩家做著些薄生意料也
不了日子那你布牢他這樣錢現到太平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
他些禮今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受受他的只
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才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
各開一事畢劉太平感情不牢了一個猪送我一鎮自造荷花
燈兩包精細的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只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
有先見个情^制信應個^信道哥你是這个這不錢的夏大人他
出身行伍起立地上沒有他不人些兒拿註个目哥你目從到
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儿棒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几件公事
別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負^溫温妻有事不^說青水呈白^得了錢
在^手裡就放了成什^處道你我^便知三扯看个肯你^後誰是不武

將小金菊^花五^兩銀^花酒^品和^酒吃^不說^兩不^說說^兒坐^更餘^方
教^備又^開且^說那^縣人^其官^教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
去^又拘^總用^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畢^都各^人面^面相^和
親^就知^道道^回是^西門^慶家^夥計^的本^縣子^只登^上盤^一
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道道^回又^送了^節給^五錢^銀
子^登時^問^查官^那几^个名^字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
早^解過^一口^西門^慶其^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碑^坐所^該地^方保
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登^堂上^跪在^堂前^身提^刑先^看報^牒牛^皮
衙^一牌^四舖^總以^角成^為地^方強^盜事^第一^不就^叫驛^二第^二个
更^以第^三个^驛世^第第^四个^驛第^五个^驛都^叫个^花名^去然

後問一聲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道小的哥是買家大喇喇常
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几个光棍要便還有使博詞兒
生在門前胡歌野調早晚打砸百般欺弄小的在外來往來哥家
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几句被這夥棍徒不識分說倒在地亂行
踢打獲在老爺系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
一齊告道老爺不信他巧對他是賣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
嫂于王氏有姦王氏半口倚逞刁淫毀罵衙功昨日被小的們捉
生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成那王氏怎的不來成
怎的好回面級放了只說王氏膽小路上走不動便求那韓二在
下道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久身望夏提刑道長官
也不肖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元棍徒調戲他不遂想

成這一個圖爲因叫那爲首的車快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

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
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
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
是有服之親貴不許他上門行走和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
如何敢越牆進去却亦有理又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如何得知房中
非姦即盜了百忙中喝令左右拿來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
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哭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
刑杖一个个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
開口分付韓二出去听候把四个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
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个个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个

甚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
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拿
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
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
人情和他說去也有大勇出來說的人都知道西門慶家有錢
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
再央與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綢緞舖應大
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明不如湊了凡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
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如情色也西門慶的父親開酒店如情色也的車老兒為首
每人拿十兩銀子來其湊上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大他對
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眾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無財

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攔下這銀子反替他設方便不若轉
駁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
五兩勾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到房上只
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花楞帽兒插着金頭連鞭
簪子身上穿着綢緞玉色紗襖兒涼性淨襖說道二爹請
客位內坐教書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去拿茶與應二
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得罷如情色也那小廝就拿
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裏還及來家書童道剛纔及應的來
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
及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裏把
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

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
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
我想我已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
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
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
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付教他再拿五兩來
侍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舅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
爹不依小的蛇蝎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
自一个使還破些鈔兒轉送知俺生哥的六娘還个濟兒替他說
過了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友替他上心些他
後臨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日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
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拿到舖子留下一兩五錢來教人
買了一罇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羽蹄子二
錢頂皮酥菓餠餅兒一錢銀子的松穰捲兒送到來與兒姑裡夾
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
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金蓮出門妙
見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
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書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
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
炕床上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
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
童道小的不老娘再老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日好好的怎

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果盞都罷在
小桌上敬迎春取了把銀盞餚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
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
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
應伯爵所與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
來說人皆可笑及小的先來直道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
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个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想
過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
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險李瓶兒笑道原
來也是這个事不打緊等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
怕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書

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
會排舖與錢干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个太銀盞花盃來先
吃了兩鍾無補也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
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
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暖飯揀在一个碟兒裏教他吃
那小廚無札之甚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
前邊舖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暖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鐘酒
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與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
吃了个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
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
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忙的收拾不迭兩三步走到所上與西門

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没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市轎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見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熱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書童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盡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酸酸唇兒露着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懷裡兩個相親度那舌頭那小郎口噙着茶吐花

所以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燎起他衣服碰了花褲見摸到
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乾酒只怕糟了臉重道爹分付小的知
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
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提刑的西門慶爹
家那平安兒因書童見不識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擺着正沒好氣
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
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
也有荆都監老爹拿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迎來
報知寨門上哥直進進去小人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
帖人後邊打听西門慶在花園裏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牆只見
書童見在窗外上坐的見了平安攔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

學與書童靜那不急的事悄悄定在窓下所觀半日所見景象通氣
呼呼趾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調正著什
麼動就半日沒所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香水洗手看
見平安兒書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拿水去了平
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
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
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
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下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
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
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得
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盼了丁

丁字四十罈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愛吃時教小廝拿罈也取
去李瓶兒還有頭裡吃的一罈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
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又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
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喫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
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相起問李瓶兒頭裏書童
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
你僕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
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
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齒什麼模
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好
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

方便兒也是你个陰騭別的不打緊只積存這點孩兒罷西門慶
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撈打人得將就將就
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得情兒兩個正飲
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壓着腿
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見這咱晚就不想使个小孩接
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个跟着簾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
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面堆笑道小油嘴兒
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下還不往下
拉拉因讓你好甜金蓮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
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按着鼻兒且與誰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
懸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見李瓶

二道左右今自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
老人家目飲我心裡本不行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
在家過着我心不耐煩他讓着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一口
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个小孩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
木犀茶蘸着茶泡茶量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裡只呷了
一口就放下了一路寫其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
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窓就叫平安兒那小厮應道小
的在這裡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
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拿个灯笼接去罷平安兒子
是遲拿了灯笼來迎接潘金蓮迎到牛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
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一个叫張川兒一个叫魏總兒

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如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大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拿灯笼來接娘還早哩小的兒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總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直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听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違那尿胞腫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

子拿整錢數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他家就是五十萬使得使不得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不可見使不得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甚麼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个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算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了豈得變成羣穿袍兒的身也有一房加密矣也有十七八個要个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的東廟裏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來到不想他第七个房裏生了个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哩裏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整錦綉窩兒裡抱大轎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個春張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是

一個休怪小的說倒是發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
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姐說小的若
不說到明日姐打听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
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日應二爹來和
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凡兩銀子六包子拿到舖子裡就便鑿了
二兩銀子買了許多東西喫飯在來睡屋裡教他媳婦子鑿活
了長到六娘房裏又買了二鐲金蓮酒先和六娘吃了又到了前
邊銀子裡和傅一叔賣四姐夫玳安來與眾人打夥兒且吃到爹
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該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
不天胆的潑奴才把娘侮得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
了他爹家不曉得他在書房裡幹的些甚麼事他在監裡當過

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潑奴才打發了到門口
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必吃各人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你

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份

兒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

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奴才的奇君強盜賣了兒子

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然則要豈不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潑

奴才在那里幹這齣上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

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臊子

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

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個姨那里

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個活都擔在一个炕上誰住他又恐

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礼。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處。王奴衆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這屋。你說話還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你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徧了盃重復吃了。双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到來道。我拜你。這沒修福來。你奴才不大胆。什麼人大胆。君官所說。潘金蓮這几句话分明。訛謾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双席兒。那西門慶恁曉得。就理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